

易

意

參

疑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三

三三三
坤上

視盥而不薦有孚顛若

九五在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坤巽合體順而且巽觀之德也
又五以中正示人則德以居位而大中至正以為天下觀之
道也故名觀祭未有盥而不薦者此是假借以明慎重之意未
盥之前誠意猶未至也既薦之後誠意則已散矣惟盥而不薦
之時則此心極其誠敬而顛然可仰人君之為觀而可苟哉必
聚一念之精明以守中正之道而不輕有所為如所謂不待言
動而敬信不待視聽而戒懼則實德在中而可為民表中可以
建中於民正可以表正於下而百辟之刑下土之式在是矣不
猶祭者盥手致潔而酒食未薦孚信在中而顛然可仰矣乎蓋

人君一言一動皆觀仰必蒿恭不顯而後皇建有極否則怠荒踈畧天下之觀望去矣其何以作則乎哉

子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人君所以樹天下之觀者中正之道而已然位之所不在則其道不尊德之所不在則其道不立卦體九五在上是中天地以爲之君抚華夷以作之主而帝王之治統在焉不可謂死其权矣卦德順而且巽是內之和順於道德外之深入乎事几帝王之道統歸焉不可謂死其德矣又九五有中正示人之義則是其觀天下也行之以中而爲萬邦之繩式立之以正而作群后之儀刑帝王之道術彰焉建極綏猷之治莫是過矣卦之所以爲觀者以此

觀天之妙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極言觀之道以見聖人之為觀與天道之為觀一也。觀天之
神道，觀字與觀水有術，觀字同。天之神道不可見於四時，不
成。觀之可見，天之神道矣。試以天道觀之，太虛无形於穆，无朕而
道維其神也。但見四時流行而不忒，其序四時之行，莫非天理
發見流行之實。故觀天道之神于四時之不忒，而天之所以為
觀者可見矣。若夫聖人之為觀，則以天之神道設教，其不顯之
德，薦恭之妙，直與上天之載，无声无臭者同一机，而彰軌立極
于天下，所謂中正示人而設施教法，一如天之四時運行而不
忒也。由是天下之被其教者，自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无不
服矣。是天以四時為觀，而四時之運也，維其神聖人以設教焉。
觀而教道之立也，亦維其神是聖人之觀與天道之觀一也。所
謂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者，其神道設教之妙乎。所謂下觀而化

者其天下服之之效乎故言觀道而極于天道聖人之極致則
无餘蘊矣天下服不可與四時不忒對者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先王盟而不薦有孚顛若既足以立為觀之体矣然猶以為不
省方觀民則无以遍知天下之風俗而敷教或失其宜其何以
尽觀之用也故必巡于侯甸巡于四岳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命市納價以觀民俗由是因民而設之教之之中使天下同
歸於中教之以正使天下同歸于正感之以不盡之孚而必薰
之以觀民之教其即大本或問所謂不惟化之而又有以處之
者也是故下觀而化而天下服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

造人大觀覽宇宙之无穷知四海之得失司馬子長南華長淮

西使巴蜀沂大江望雲夢泛沅渡湘有此聞見方能就一部史
記卽堯夫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收天下春歲之肺腑而歸之
皇極一書士君子在天地間必須遠歷四方博聞廣見而後可
二以陰柔居內而觀乎外不出戶庭而欲窺上國之光知海內
之事所見能几何哉曰利女貞言其為丈夫之著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蘓子曰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
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九五大現在上正可
事之君顧三之自諒何如耳三以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現
九五而惟觀我生之通塞以為進退此所謂君子之度其身者
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中正以觀天下典章文物燦然明備故曰光四最近五故曰觀占者際此當隨其臣庶之分而為朝覲仕進之率於以觀國之光可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四謂觀國之光則是大臣觀天子之耿光吾道際亨嘉之盛會君子於此能先尚賓之心乎蓋王者以賓禮待邦國以賓興待賢能使當觀之時而賢人君子不能尚賓以觀國之光則有負於時矣故已仕者當尚其賓禮之隆而朝覲之不容已未仕者當尚其賓興之典而仕進之不容后此辭曰觀光而必繼之以用賓于王也尚賓以心言爻象兩賓字不同用賓者言用作賓於王家尚賓者言當尚其賓禮而用賓也小象必如此看方與爻辭合一觀光是六四近君事尚賓則就占者而什其用賓之

義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五以中正觀天下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德之不善者也居此位得此占者自反其德誠能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尽為觀之道而无異于九五君子然後可以當衆之歸下現而化而天下服矣故无咎

觀我生觀民也

所謂觀我生者非但說自觀而已必省方觀民以驗風化之何如而后觀己之道始尽盖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欲自己身上体察死不尋到現民處大抵表端則影正以民現我現之審也以人驗己驗之真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自家說是我從別人說是其七實一也上九居賓師之位而在
其瞻之責位高望重未可忘戒懼故必現其生君子而後死咎
蓋以道為天下規者必須道足以為民表而后可否則憂勤傷
躬其能忘乎故曰志未平也

三三三
震上

噬嗑亨利用獄

強梗去而奸宄俎則內順治而外威嚴治化先不行矣故亨然
間隔者天下之大害去天下之害在任刑罰卦之威明得中此
用刑之道也以此治間則刑清民服而天下之間去矣故利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此以卦体什卦名以卦名什卦辭也中虛為頤四陽為物間隔
不云則治道壅閉必无可合之理故有噬而合之義卦取諸此

也既盛而合則強槩息而德教行推準動化无所不道矣故彖
辭取諸此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居獄也
太剛則過暴太柔則過弛剛柔分則剛不過暴柔不過弛卦体
有得中之道也非威无以服強禦非明无以察奸偽動而明則
威足以斷明足以察卦德有威明之象也又觀卦象則雷電合
而章明動之極而相頌為用威明也又觀卦變則柔得中而上
行剛柔不偏而所施中節得中也凡此皆用獄之道是以一節
雖不當位而其象善若此則亦可以用獄矣蓋威以治之明以
照之而又中以裁之則聰斷惟公民情克允是雖未能刑罰清
而民服而折獄致刑鮮有不得其理者

先王以明罰勅法

以道化天下者聖人之心後世民偏日滋於是不得已而立之法以防民之偏故必擬議夫輕重大小而明辨刑罰或正五刑或正五罰或作官刑或作贖刑一一詳審而條分縷析以為一定之律若此者所以振勅法度以警有衆憲於當時使人凜然而不敢犯垂于後世使人肅然而不敢踰是明罰所以勅法使天下之強梗有所畏而德化无所間也聖人立法之意固如此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九无位為受刑之象治于人者也中四爻為用刑之象治人者也人情无所懲于前則无所警于後小人小有所犯的時候並沒有懲治他的是縱其惡而養其成后来漸不可長畢竟惡極罪大而不可救此小人之不幸也初惡未形當其一行之非一事之失就有所懲治了彼就后来不敢為惡決无何校滅下

咎矣傷羽之鳥高飛驚餌之魚遠避之人恒過然后誅改初之懲于前而警于后成就他做箇好人此小人之福也故无咎

六二六三

二之乘剛過難治之微難在人也故曰滅鼻三之位不當无治微之才難在我也故曰遇毒然初難治而二有已成之法天下終无抗法之民故終得无咎三雖无才而人皆當治之獄不必十分本事而犯法之民久亦自當輸服故小吝无咎皆緣時當噬嗑之故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噬乾肺者治之難得金矢者人之服金取其堅矢取其直得堅直之情則听訟无不直矣九四剛柔得中得用刑之道所謂治雖難而人无不服民之自信也堅而後偏者鞅其誠民之用情

也直而暴慢者致其恭故有此象然獄者係天下之命主刑者司天下之命必失其平則良善有無告之冤小人有受服之幸其貽患豈小小哉故必凜乎其心惟恐一毫不明而思慮艱難兢其守惟恐一毫不公而施為正固初不敢上下其守而輕重其心乃為所斷惟公民情克允所謂屢中稱平而天下無冤也故吉

未光也

陳氏曰必言利艱貞則吉者蓋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甚光大故因占以戒之耳此是戒占之辭不在九四上說大凡人之心体光明正大方能听之無私斷之合理而得治獄之宜以心少有偏私少有慢易而心体不光大則未免徇私害正而刑罰不中民將无所措手足矣故周公戒占者以艱貞夫

子原其所以戒之之由故曰未九聖人輩奉七欽恤之心可
慮速說詳矣

六五噬軋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柔順而中即彖傳所謂柔得中而上行也此乃寬仁之主有好
生之德者以此用刑人无不服所謂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乾肉
固為難噬得黃金則為人服矣然治獄之道不可不謹書謂欽
恤也惟刑之恤也人君少有不慎而民命隨之矣故用刑之
際必當貞而不私厲而能謹則必乎五刑五用罰當其罪在一
時則為祥刑在萬世則為定律而可得无咎

天子以好生為德人臣以執法為公若四之艰貞五之貞厲上
下各盡其道矣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人君明罰以勅法其曉然示人以趨避者无不明且尽上九陽剛而過極則是負固怙終其于趨避之宜冥然无亮悍然不顧此所以惡積罪盈而何校滅耳彊由已作其能違乎

三三三
離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变到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所以為文也故名賁到為主而柔來輔到既足以有為而明又无不照故亨柔為主而到來輔柔既不能大有所為而又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以因卦材之或善或否而兩示其占之意

柔來而文到故亨分到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剛柔之力量不同而其取效亦異故到可以主持而柔不可以專制卦变柔來文到上既足以有為柔又足以協德事之濟也

宜也故亨剛上文柔上為主而剛反為之助柔則運量之未
剛則施為之不究事之不濟也亦宜也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本為貴故因卦變而言天文又因卦德而言人文皆是貴的
道理柔末文剛上上文柔剛柔交錯這便是天道自然之文蓋
天之日注月來而柔交于剛便是柔之文到月往日來而剛交
于柔便是剛之文柔剛柔相雜以成文其燦然為意于天者即
此卦變的道理故直指之曰天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者也
卦德離為文明陰麗于陽而文章見外艮德為止陽極於上而
安止不遷即此文明以止就是人道當然之文蓋君臣父子之
間燦然有礼以相接便是文明然其中君臣父子各止其所而
裁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分守嚴而礼文秩其為人道之綱

紀者即此卦德的道理故指之曰人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

現乎天文以察時變現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現天文人文就卦中之文而現之也蓋天時之變亦不過剛柔相錯而已天下之化亦不過文明以止而已即此卦之天文現之就可以察時變了蓋變通莫大乎四時不出此陰陽之代謝故以剛柔交錯求之而天時無餘蘊矣即坎卦之人文現之就可以化成天下了蓋天下之人情物理不出此分守禮文故以文明以止推之而治化無餘事矣夫以察天時化天下而道不外此貴道之大焉何如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廢政无敢折獄

簿書之間稽錢穀之出入明有所遺者其失小折獄則指頤之

間存亡所係轉移之際生殺攸關苟明有所不及則其害豈小
小哉是以君子慎之而不散輕也然則君子非輕戾改益尤慎
于刑罰耳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休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以道為貴而飭躬勵行
貴利達曾不足以動心者故如非道之車則寧舍之而徒步此
是貴其趾的實象假如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不處了
士君子所重者名節所全者道義故有千驪萬鍾非其道義一
介不以取諸人者矧一車乎

九二賁其頄

道同則相孚勢孤則相倚大抵人情如此故二附三之陽剛而
動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彼此相

附亦是以為貴也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柔來文到而陽得陰助其為左右後先者有人以彼之勞遺我之逸而我得以優游順適故為貴如濡如然陰柔邪媚易以溺人或以其一時之助而少動於情欲之私鮮不移其所守者故戒以固守其貞而說之不道不說則既得陰之助而又不失吾之守故吉小人之貴我為可喜也故喜其貴而有濡如之象然小人之溺我為可惧也故惧其溺而有永貞之戒

終莫之陵也

人死可貞之守則人得以私于之而陵易者至矣信能永貞則難犯者在我而嚴憚者在人其誰敢侮之耶故曰終莫之陵而

六言在是矣

六四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之不遇于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于初者无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曰皤如見四之不得乎初曰翰如見四之不忘乎初曰匪寇見四之終不失乎初也昔閔羽劉備之臣猶四與初九相貴不幸為曹操所得初四為三所隔操察其心初无久留之意曰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非所謂白馬翰如者乎然操之留羽非欲害之羽亦曰吾極知曹公之待我厚即匪寇婚媾也

六四當位疑也

遠于初似不相得近于三若可比附能无疑乎三之求為婚媾宜有以來之矣然非四也位也

易意未疑卷三

十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篋匕吝終吉

丘園非所以為賁其曰賁者不文之文也去末崇本去文就質此君道之尚儉者也但或失之太簡而固陋有所不免耳禮賁得中儉而太過故以高吝禮奢寧儉匕而反本故得終吉既抑且揚聖人尚本之意深矣

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而五獨以反本為治所以悅天下于敦朴之風而圉天下于淳龐之治此不惟一人之慶實貽斯世斯民之福澤也不有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居卦之上履賁之極當文勝之末流而能反之以就于質為已而存尚質之心為治而得尚忠之道故為白賁言以无文為賁

也夫華靡盛而實則衰枝葉繁而本先撥時之咎也黃極而反則脩已而无過侈之失致治而无逐末之風何咎之有

上得志也

厭文之弊而反之質本上九維世之心也既曰白賁是能崇雅黜浮及淳還朴而拯天下之志遠矣故曰大得深幸之也

三三
艮上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卦体陰盛陽衰小人衆而君子獨吾道窮矣又卦德內順外止是時當止而君子能順時而止也不利攸往之戒易其為君子謀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一節

不利攸往者蓋以五陰向盛群枉方張於此不去禍將及矣此

君子不宜于攸往也且以卦德觀之有順時而止之家故所謂不利有攸往者正以觀乎是象君子有見而然也大凡君子之出處每觀時運之盛衰陽息而盈陰消而虛時可行也君子尚時而行陽消而虛陰息而盈時可止也君子尚時而止若此者何哉蓋以時運之盛衰皆天行之否太消息盈虛皆天運之使然有非人所得而違者是以君子尚其時以為行止時當剝落則消與虛之在陽而盈與息之在陰矣能不順時而止乎故不利之戒時當然也

上以厚下安宅

人君以一身居兆民之上則民固君之宅也地不厚固无以載

觀之如父母而可以久居民上矣何宅之不安也

初六剝牀以足滅貞凶

陰之剝陽從微至著初六在下是陰柔小人方生于下而欲剝上九陽剛將尽之君子猶剝牀之六及于足也其勢必至于滅貞而自取其凶君子于此惟避而去之為可免耳凶還指小而言時說指君子恐非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六二剝牀以辨滅貞凶

六二漸進而上是小人之勢益壯而害正之謀將熾矣猶剝牀而及其幹也其勢必至于滅貞而自取其凶君子可不思所以防之哉凶字二就小人身上說

未有與也

剝牀而至于辨亦已危矣夫子猶曰未有與者言小人之鄙與

未其盛大教君子急避小人之意若俟其禍既切身則死及矣
見易為君子謀

六三剝之无咎

剝五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
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為无咎所以示勸于小人者
至矣

六四剝林以膚凶

初二四以林取象取身之所處也初為林足二為林辨三為林
土人所卜處四人之身也非林也始剝于林之足漸及于人之
膚禍及身矣象為剝林以膚言剝于林而上及人之膚也此時
此際凡忠臣義士之在朝者或偽其孝或世其其人即所謂一網
打盡者是已吾知國有君子社稷蒼生之福君子既至于剝去

小人豈能以獨全故凶字亦當指小人言此正見小人不可去
君子而君子不可不辨之於早意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陰長消陽至五極
矣不可以再長也故取率陰從陽為象五陽群陰之長上下四
陰皆為所以者也誠能明于陰陽之分識其順逆之機統率群
陰使之隨行順序以听命於陽事一歸其掌握固是一惟其
謀蚤如貫魚以宮人寵然夫小人无君子則乱听于君子小人
之福也故无不利知蔑貞之取凶則知從陽之為利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陽受陰剝而已尽獨上九在上而尚存是天地生之意未
滅息故獨留此以為弭乱開治之人喜類由此復與正道由此

七之訓之長也。兆于今而其勢為必盛。故其辭曰：陽道既復，正人始進。君子可以有為矣。不其亨乎？故其在巳則出入无疾而斯道有大行之慶。一人之亨也。其在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而疇離有獲。祉之休，衆陽之亨也。然所謂陽復而亨者，吾嘗以陰陽反復之理推之。則時至七日而陽有必復之期。天開平治之運，挽回吾道之春。以其數則然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故曰：七日來復，以見天之必有是時也。夫天既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由。是以往自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所以出入无疾者，此也。所以朋來无咎者，此也。何利如之而亨不假言矣。七日來復者，計之于未復之先，利有攸往者，計之于已復之後。愚按彖詞反覆一言字，便了復則必亨，理勢然也。出入无疾，亨在我也。朋來无咎，亨在人也。七日來復，則計陽復之必然，以見時至而必亨也。利

有攸往則既復而亨无往不利而死咎无疾皆在其中矣臨曰八月計陰長之期然曰月曰八惡其長而違之也復曰七日計陽復之期然曰日曰七喜其來而速之也扶之折之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彖曰復亨剛反

剝盡為坤則君子悉為小人所變而无有存焉者矣今一陽始生于下是陽既往而復反回吾道于式微之后植正人于凋落之餘此復所以必亨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眾為動坤為順一陽初動能以順而行是君子之始進而凡見於施為措置者一皆循乎義理順乎時宜其自處者不垂其處人者不拂凡眾之動皆得其宜如此則己能自固人无可乘在

我固以順動而自利朋來亦以順動而相安苟行有不順使小人得以議其後則已且不能无疾况朋類乎
反復其道七日未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到長也

天行者推其既去而復來之理原其始也剛長者究其已復而又盛之勢要其終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夫子誠通造化識達其机故於陽復之卦既什其辭而復形諸嘆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之心生上不已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之心无心之心也剥尽而坤天地生物之心或几乎息矣今也積陰之後陽氣復生死中含有貞下起元而萬物皆有春意此可以見天地生物不穷之心如此乎其无時滅息也程子曰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

不如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晝恬而夜氣不息此天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觀物內會靜者得之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雷在地中一陽初動復之象也先王現象而隨時變理故於冬至陽生之日立為閉關之法下而商賈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皆安靜休息以培養上之意使之深潛固密而无所泄於以頤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刑凡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保獲微陽而參贊化育者當无不至矣

初九不遠復元祇悔元吉

一陽復生為復之生又在卦下為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故能

失之不遠而復此心微有差失即便省察克治而絕去之不至
形于身而無悔如此則心過可无而優入聖域大善而吉之道
也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程傳曰脩身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心上此
有差失即在心上克去而復之不遠則此心日就真純而纖毫
差失不以自累其力乃所以慎厥身修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資稟之粹者也又能下初九之賢遷善改過資之而
力不勞正心修身取之而机自裕蓋初之不遠復其聖脩者不
淺二之近于初其交修者不怠相覩之下有餘益矣故為休復
夫在人者有以裕于已由是成身成性可以希聖希賢故

吉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為仁之功由已而相觀之益在人，不遠復如初九仁人之當觀者也。初能下之則嚴憚切磋而交修之助居多矣。休復而吉有自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

厲无咎不要平重无咎一處復而不固屢失屢復如口過身過時或知而改之而躁動妄為之失或又不免每且既改而復失已失而復改也夫復之不固則人心道心相為出入天理人欲迭為往來故危而不安為厲然既能屢復則改過不吝而自新有恥雖不能復之不遠復之休美亦能補過迁善可以无咎君子所謂不改為惡改則為君子矣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也四以柔居群陰之間乃獨能與初為應是人所不能從而四獨從之此處衆而從善拔于流俗者也故曰獨復難之也占雖不言而吉可知矣

以從道也

不遠復如初九有道君子也六四惟道是從故處衆而有弗恤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心其特立獨行之君子乎

六五欺復无悔

以中順之德當復之時不必其心之有所失而後復亦不必其人之有所資而後復善心常存善行常篤操存固而涇養熟故為敦復君道若此可謂純粹无疵矣夫何悔六五天性渾全无待于復而亦謂之復者以當復之時也蓋天之所賦如此吾之

所渾全亦如此是能全其所賦亦喚做復敦復以成德言

中以自考也

三之下仁四之從道皆因人而復非自成也六五當復之時而得其中是中本在我而能自底于成渾全其天畀之性敦篤其固有之良以之成性而自无一念之不中以之成身而自无一事之不中其中德之成自然而然而非有待于外此所以為敦復

迷復凶有災眚

一節

止六陰示无復善之資而又居復之終則反而不復所謂從欲惟危凶可知矣由是弃天者天必厭之自弃者人必絕之災眚其能免乎若是者沉溺於利欲而天理已滅雖奮其克治之勇終不能欲冲理還而有成功也殆犹用師云云征竟何益之有

哉

三三
上

死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肯不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正而後為死妄未有不正而得謂之死妄者卦變
剛自外來動而不妄故卦為死妄又卦德震動乾健卦體剛中
而應皆正也皆死妄之道也故占得此者誠能動物何往不利
故元亨然所謂死妄者必其所存所發一出於正以實心體實
理而孚誠一本于當然乃為死妄而得元亨若其不正則心雖
死妄而所信或失其是上亦妄也書且不免安能利有攸往而
亨乎卦名之義本死不正卦辭為占者設故用戒之非謂死妄
而又有不正者也乃正所以為死妄故利不正則妄而致青矣
雖欲有為其何利哉

象曰无妄剛自外来

一節

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內道心為主而動无妄念其所存者正而无妄也動而健勇于義而不牽於私其所為者正而无妄也剛中而應是彼此同德其所與者正而无妄也卦之三善莫非正道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必利于貞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誠而正者也大亨而能以正乃能合卦之善而順天之命是以天斯祐之而无亨矣其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无妄之道正而已矣故无妄須以正往使无妄而不以正往則為妄矣欲往何哉蓋正者天之命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命不祐如之何其能行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

象曰天下雷行

无妄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一物各具一太極是物也而與之以无妄

也先王代天理物有見於物之生理一天也天之化育一時也
于是善順天時以長養萬物于人而界之以時若之改於物而
錫之以時阜之休盡人盡物使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而已昊天
以時茂育聖人以時茂對同一死妄所謂參天地而贊化育者
其在是乎

六二不耕獲不畱畬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修其性分之固有尽其職分之當為固无
所意必于其先亦无所責成于其後如農之不耕而不期其獲
不畱而不期其畬六二之心純乎无妄如此以是而往何用不
臧蓋不求其利而自无不利矣田一歲曰畱三歲曰畬君子之
於事猶農夫之于耕也則必獲苗則必畬理勢然也謂之不耕
獲云者特甚言其无計較之私耳張子曰聖人无所為而為有

所為而為者利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三之无妄與諸爻同而處不得正與諸爻異是為所處非其地
所遇非其人内存不可疑之心而外有可疑之迹德脩而謗
興道高而毀來災之出於无妄者盖有之矣其象如或繫之牛
行人之得人亡人得我何與焉而詰捕之擾乃以邑人當之所
謂亡徼而禍林木失大而殃池魚者非无妄之災而何君子能
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非望而獲累焉亦順受其正而已

九曰可貞无咎合小象

无妄之道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謂也可貞只是不妄動
意既不妄動則有往吉之善而无匪正之肯何咎之有象以固
有釋可貞者凡物守不得便不為我有非固有之謂固守也固

守只是不為惟固守乃能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二五陰陽正應君臣道合內治既修可謂无妄之至者也疾安從生但時或有意外之變姦宄夷狄或乘間敗化則疾之出于无妄者不能无之然亦當治之以不治從容安靜以鎮之而已蓋天下之理邪不勝正以无妄馭天下自當內順治而外威嚴彼非意之來直坐以揖之而已舜不治有苗而有苗格周不殘頑民而頑民服正所謂勿藥有喜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以无妄而復藥之則是多事以擾天下而輕動以激人心故不可也蓋五既以无妄為治則所以致治者既有道矣使于此而復求治不將索之无妄之外而治非所治乎語曰天下本无

事庸人擾之耳天下苟有意外之變吾果可以自信其无恙但當靜以制之行所无事而已為國之法似理身德教者致治之管梁刑威者戡亂之藥石似區、无妄之疾而妄投藥石鮮不疾矣久言其不必治象言其不可治皆聖人安靜以鎮天下之道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其處時之極執極而不知變膠固而不知通如尾生孝已之行所以行不去而眚且不免如之何其能利此彖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

三三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尺畜軌非若異陰之小矣又以陽畜陽其畜之也固又剛健

文明其畜之也大故卦名大田文王觀卦變卦體卦德而係之
辭曰道之所貴者正君子之畜而可苟哉必精以擇之一以守
之使吾之所畜莫非天德王道之精而不雜于異端伯術之陋
則不徒畜之大而且畜之正矣由是推其所畜以究于用而食
祿于朝則道行而可以獲吉然且以天下之大溷養為天下之
大設施由此以極一世之頽靡以援生民之陷溺自然經濟有
餘而天下願以安矣故又曰利涉大川此君子有体有用之李
也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存于內者天理精明而不屈德性常用而不撓何等剛健見諸
外者躬行懇到踐履真純而自然光輝昭著何等篤實輝光夫
內有无私之本体而外有實踐之餘輝由是交養互發則內之

所養者日益精明外之所行者日益純固德之蘊畜時乃日新而德為天下之至德矣君子之畜孰大於此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變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以頤德鉅望而進居師保之尊人臣之進得位也卦體六五尊而尚之是人君好善忘勢而尊禮賢士者也以卦德言又能止健則是禁伏凶人而使人不敢為惡也夫卦之所具有此三者合此三者而覘之皆不可以不正蓋臣之剛上必當直已守道以濟時否則枉道徇人矣君之高賢必當去絕遠色以貴德否則恭敬无實矣上之止健必當遠德齊禮以化民否則雖令不從矣此二者皆當以正有貞之義故辭曰利貞卦辭本為畜德以正傳萃卦材中之所具者而言故不同耳

不家食吉養賢也

后非賢罔義賢非后罔食上焉者不能祿以養賢則下焉者不可榮以祿矣惟上九之賢六五尊而尚之知賢之所畜者大而剛健焉實輝光所蘊者深而前言往行多識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此賢者所以食祿于朝而不家食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濟事以時為大天者時而已矣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而時行則經濟得宜謀猷尽善此所以利于涉川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理得于心之謂德君子固當操存涵養以為崇德之本矣然聞見者畜德之實而古人之叢言善行皆其心德之著也故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觀其所言而俾其所以言之精觀其所

行而得之所以行之實于以畜成其德焉君子之畜德也以居
敬誦養為主而必以博聞廣見為資學者須要識得上言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合而觀之
君子畜德之功尽矣

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輟

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曰進則有厲而利于已二
惟處中則能見几而止而不自進賢于初九遠矣故以其所能
言之而曰輿說輟

中无尤也

中則能酌夫進退之宜权于出處之際故能順時而止而无躁
妄之尤吉則不可進尤之不終无尤矣

元一良馬逐利艰貞日閑輿衛利之攸往

三之與上畜極而通既適逢其會遇而同德相與又不病于睽
孤故三與上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恐如初之有
厲而不如二之无尤也故戒占者必當艱難守正以致其慎重
之道日閑與衛益修其進用之資則其出也不苟其進也有具
自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所謂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也何不
利之有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初則居下而利于己二則說輟而难于進若三之利有攸往何
哉以其上合志也蓋三與上皆為畜極而通又且同德相信以
之為上為德則致君堯舜者三此志而上亦此志以之為下為
民則澤民唐虞者三此心而上亦此心故不相畜而俱進而三
之利有攸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語曰消亡不息流為江河綿亡不絕纏為網羅故枋成而后面馬莫之及也艮體三爻皆以止健為義故以畜下三陽為止惡初居最下其惡未形四及此畜之不待已形而後戒與以為善之資示以檢制之法其備之也預其治之也早故不勞禁制不傷刑誅用力少而成功多惡无不治矣故曰大吉

六四元吉有喜也

君子以天下為心而天下之惡容有未去是貽其憂也今能禁於未發則遏惡之心已遂后天下之樂而樂矣不有喜乎蔡氏曰此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六五積孚之牙吉

制惡之道不可以力勝在得其要而已六五柔中有善馭之術

居尊操可馭之杖故知民之為惡非其心也乃迫于不得已也
于是授以世業而使之不迫于飢寒亦非其性也乃限于不自
知也于是教以向方而使之不陷于邪僻握其机持其要而不
專尚乎刑誅如豕之制其牙而去其勢如狄則雖不能防之于
未發之初亦能制之于已發之後不用嚴刑峻法而天下自死
作慝之民矣吉之道也

夫五之吉有慶也

人君制天下之惡而得其馴服之机則教不肅而嚴刑不煩而
化天下蒙其福矣五不如四之易四下如五之廣故四之有吉
五之有慶蓋以化之廣狹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極而通天下无惡之可制夫朝无淫比国无私黨傷上乎大

道為公之世也故為何天之衢占者得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
悖仁義教化廣運而尤方其通達亦如是矣不亦亨乎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四維元吉循行于重牛之牯五維有慶犹侯于豮豕之牙上以
言極之時有天衢之象則治教休明而君子之道沛然于天下
出其剴徒篤實以敷治而精明渾厚之功四達而不悖矣出其
前言往行以綏猷而民信民悅之化充塞而無間矣不其大行
矣乎

三三限上

順貞吉觀順自求口實

卦体内實外虛卦德下止上動皆順之象也有順之象則有養
之義故名順文王係辭以為人之所養不可不擇允出于天理

之公者不必同而同謂之正凡出于人欲之私者不必同而此謂之不正人之所養一不正則嗜欲深而天機淺鮮不疾矣故必理以防欲公以勝私而所養一出于正則內有益于心外有益于身而吉然欲觀其所養之正亦惟自考何如耳要必反觀于獨知之天者察于豫養之地觀吾之所以養德者果能循乎道義之正而不雜于人欲之私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小而言一行大而發倫典常皆所不苟則所養者正而死不吉矣然人情之所易移者每眩于口体之奉使養身者一有不正其為德之累大矣又必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果能蠶食豆羹食之以禮千鍾萬鍾受之以道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不以口腹之欲為心累則養身者正而吾之所以養德者信得其所養之道矣蓋必如是而謂之貞亦必如是而后无不吉也人之所養可

不慎致惡謂自求口實便是觀頤裏面事聖人恐人以口體之
欲為養德之累故又剔出以示人耳

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所謂觀頤者言觀其所以養德者為得正而後吉也所謂自求
口實者言欲觀其所養之道又必自其養身者觀之果能養身
以正乃為得所養之道而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

頤有養德養身故養物兼理氣說養民兼教養說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而凡物之在天地間者莫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得
其理氣以自全天地養万物也聖人在上忠信重祿以養才德
之賢由是賢者承宣德意愛養斯民為之發政施仁為之推恩
布德而天下之民莫不養之于生全之域而容保死疆養之于

德教之中而教惡无窮則賢者之所養即吾之所養賢者之所
及即吾之所及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此所以博施濟衆而
天下无不養之民也夫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于萬民皆不出
此養道故贊其大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以動之万物得所養矣養德不止于言語然慎此
者其切務也養身不止于飲食然節此者其切務也

初九舍尔靈龜觀我朵頤凶

爾謂初我謂四舍爾觀我若以四對初而言也龜能以氣自養
初九陽到其所養者有素本如灵龜无待于求養者也乃上應
六四之陰動心于功名富貴之可欲而所守不終蓋陽說乎陰
而動念垂涎矣孔子曰棖也欲馬得到初誠到也則豈動於欲

哉

亦不足貴也

所貴乎初者為其有陽剛之德也初既自失其守復何貴哉

六二顯順拂經于丘頤征凶

无交而求則人弗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二之求于初為拂經弗與也求于上為征凶弗與而有傷也于彼于此无一可者然則亦何利于求養哉昔韓退之羨餘一飽自陳衣食于奔走老蘇謂力耕節用足以自老求養自養之別亦少槩見

行失類也

二之求初不得于初矣往求于上亦復得凶者何也初上皆非其類也定其交而后求之非其類誰其與之故兩有所從一无

所利

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昏昧而邪僻者也又處動極妄動而不經者也故其所以二為順者溺于声色貨利之私恣乎飲食男女之欲徇利而害義縱欲而傷生拂其所養之道矣雖其所養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縱欲敗度雖正亦凶所謂凶者非特為一時之類雖十年勿用而无攸利也十者數之終甚言其終不可用耳

道大悖也

人之所養有道豕所謂自求口實象所謂節飲食皆道也六二縱而无厭溺而不止而大悖乎所養之道則其十年勿用而為凶之極也何疑

六四顛頤言虎視眈眈其欲逐也无咎

四以柔居上是身任養天下之責而其才不足以為養者然以
柔正之德應剛正之初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此其任在我而其
養在人若于養道為顛矣然以人之養為己之養而使天下无
失養之民則其利亦溥矣故吉然任賢以養民其道有不可苟
者故必下之也專不以謀問不以佞移而信任无二其求之也
繼禮不厭勤問不厭教而始終一心如虎之下視眈眈而不他
其欲遂也而不已則賢才效用而養道得行雖不必惠自我施
而亦无負于養人之責矣故无咎

顛頤之吉上施先也

上指五大臣能任賢以匡不逮則能以其君之澤光被于天下
矣所以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人君以養天下為常道五雖居尊而陰柔不正不能養人反
上九之養以及于天下曰拂乎常理矣然用賢以養民亦君道
之當然所謂貞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惟當安守此貞而任
賢以畜治則賢才輔而膏澤下于民故吉不度德量力而欲自
用以濟天下則謀猷經濟何所設施而天下无所賴以為養矣
奚可哉用人有餘自用不足五之謂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柔順以從上九之賢正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所謂貞也居
貞者居此而已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頤上九之養以養人是上以有相之道而致天下康義之
休民生未遂由以遂之民性未復由以復之非由頤矣乎然任

大賁重厥亦艰矣故必惶上惕厲惟恐上負君心下失民望而所以養天下者殫思慮以圖之則信能由順而吉也夫養民之功固大矣然亦語其常耳未及于變也設當天下之大事變而以上九任之宜亦死不渝者蓋其陽剛在上撥亂之才有餘運量之權在我故又曰利涉大川言不徒拯養民生抑能匡濟時艰矣此涉川另說與上養道不相蒙此爻之義於周公身親見之

三三

與下
象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時之已盛而不可回勢之極重而不可反是為大過乎常也此卦四陽居其中過盛則是常盛極將衰之時適此重彼輕之勢故為大過去時之既過必有克壯之敵乃能共濟卦体上下二陰

不勝其重則柔弱之才何以挽天下將頽之患故有棟撓之象
然幸二五剛中內巽外兌過而不過之道蓋有在也故占者徃
以濟時之過于以抑中強之弊扶本末之衰則不世之勲可建
无前之績可底不亦利徃而得亨矣乎夫大過者時事可憂之
日也利徃者君子回天之功也苟過而不能濟則忘何補于時
事哉

剛過而中巽而悅行利有攸徃乃亨

強毅過人而又能裁之以中不至已甚思慮精詳而又能行之
以和隨事順理卦有大過人之才如此以是而徃必能建功立
業而成大過人之事乃所以為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唐虞禪受非堯舜不能為商周放伐非湯武不能濟慶時之過

而欲因時以成大過之事要非尋常碌、者所能办故大哉之
嘆以見處過之難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避世无悶

澤本可以潤木者乃至浸滅乎木澤水之大過也故有此象獨
立而人不我輔人多惧心不惧則過人矣避世而人不我知人
多悶心无悶則過人矣此非見得真立得定有天下之大季術
有天下之大操守者不能此即夫子所謂中立而不倚避世不
見知而不悔者孟子之不動心亦近之獨立無旁達避世則以
穷言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如此

初六籍用白茅无咎

陰柔謹密又居巽下尤加謹密者也况當大過之初凡事過于
慎重而謹言慎行无所不至故如籍用白茅者然以約失之者

鮮矣何其咎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死不利

二以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夫剛而始過不免有英氣害事之憂
乃得陰柔能順者以制其過而補其偏則協德以成能而於天
下之事有可為也故象為枯楊生梯而發育之有機老夫女妻
而生育之有望占者如是則一張一弛可以通時之變不吐不
茹可以反勢之平天下无不可底之績矣故死不利

過以相與也

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則有以制其過而剋之用不偏矣
九三棟撓凶

卦言棟撓陰失之不及也三言棟撓陽失之太過也

不可以有輔也

易意參疑卷三

三十

君子剛柔相濟乃能虛心受善故人可得而輔三既以剛居剛則過于自用人不得以善而相輔此所以剛之過而為棟撓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當過之時以陽居陰剛柔並用既足以成精明之治功又足以立渾厚之治體凡天下事誠有以負荷擔當而不撓者故其象陰其占吉然以其下應初六故以有它為戒蓋任事以剛為主使過剛而濟之柔可也四本剛柔適均則自任其是足矣更不必他有所求也若復求初之柔以濟之則未免失是而取咎反吉而得凶矣任已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是故君子審之

不撓乎下也

不說正貼陰字四本剛柔相濟過而不過故能任重而成功不

至撓屈而敗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吝

五為過極之陽自用自尊主張太過既非可輔之人又比上六過極之陰委靡不振又无贊助之力其不能濟事可知已故象如枯楊生華无益于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夫過剛无以主事過柔无以任事總歸于无所事也則僨事之咎或可免之然過而不能因時以濟則經世之謀敵安在匡時之勲略无聞又何嘗所謂无咎者非與之也意重无吝一邊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本陰柔之質非克濟之才乃處過極之地當多難之秋才弱不足以濟而不以其不能濟而止鞠躬尽瘁殺身成仁蓋不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

无咎象更着不可二字則義益精而意益切矣蹇之王臣終无可尤太過之過涉終不可咎惟其心而已

二二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往有尚

陽陷陰中其卦為坎重之又得坎焉故為習坎習坎者陷之深而險之重也當險之時身已入于險矣所可自主者惟其心耳人惟不能實有守義安命之心而恒存僥倖苟且之意故禍福利害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一心之中竟无光亨景介又安能出險有功卦体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故占者身在險中若能真实安于義命不萌僥倖不圖苟免而此心實有定守則心下自然亨通憂患動他不得復險若夷處危若安禍福利害一无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矣故亨由是而往以濟險必能靜觀

時勢經理得宜可以易危為安而成出險之功矣故行有尚需以有孚而光亨坎以有孚而心亨甚哉孚之為貴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以坎象什有孚之義坎象為水以其內實外虛體陽而用陰也水之為物其流行也盈科而進足此通彼未嘗盈溢泛濫且水之不盈其性常也如此无所改移萬古此流水萬古坎不盈故又為不失其信水流即行險不失其信只是一定不盈也是就流水之性現之亦可見孚信之義卦辭所謂有孚蓋取諸此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中實為孚也則自无不亨故曰心亨心亨而往何所不濟故曰有尚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

大矣哉

天不可升地不可踰此自然之險也王謂天子以四海為國公謂諸侯以四境為國其在王公則以人力而設險設網法度无形之險也城池甲兵有形之險也險之既設則有以固人心不拔之基莫宗社无疆之業一如天險之不可升地險之不可踰而所以守國者在是矣夫險之時用通乎三才其大如此可以險而小視之哉

象曰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洊也往過未績仍洊而至習坎象也君子修己蹈人皆兼重習不可故德行曰常為之不厭也教事曰習誨人不倦也此只取重習意不必說濟險上去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陰柔非濟險之才又處重陰之下有難濟之勢是為已往
習坎之中而又入于坎中之窟其陷益深焉如是則无可尚
功而載胥及溺矣凶

失道凶也

陽剝為濟險之道初六陰柔失其道矣此所以益入于險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是身當國事多艱之日剛而得中是有
經濟之數者但不幸而遇是時故未能大建功業而小有得此
又如諸葛武侯值漢室險阻之際雖能大一統之治然亦能維
矣運于不絕者

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謂之求小得者以其雖有剝中之德而當險之時但能維

持國勢于不墜匡扶國運于將傾未能大有為而出乎險之中也
也便能出乎險中則為大有得矣

六三來之坎上險且稅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多邪僻之行以此而履重險之間則來固險而往亦險往而遇坎是前遇乎險矣來而有坎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險進退維谷惟見載胥及溺以陷入于坎窞而已占者得此凡事皆當收斂退避不可施用否則險陷如大三矣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五居尊位四實近之有君臣之分但時當習坎君臣上下未免有所阻隔而不得通然大凡有事之秋人情憂危則相求相求則易合四五剛柔相濟以居險阻則彼此之情易入而上下之

交可乎故四之事君不必拘于禮儀之末但當積此心之誠悃以為感格之基至于進言納諫亦惟因明通蔽而委曲以善道之耳如用樽酒簋飯貳之以正而自牖以進結于君也夫積誠以感其君則君之情易動因明以通其君則吾之言易入自然君臣道合險難可濟始也維艱終也无咎矣

樽酒簋飯剛柔濟也

在險之時五與四剛柔交際君既念時事之可憂而下求之心自切臣又思艱危之可慮而上交之意益專相信以心相感以誠此所以不尚多儀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猶在險中是天下之險難未平坎水未至于盈也未盈則未平未平則未出尚在險之象也然以陽剝中正居尊位以德

身... 三
位之全而當將濟之日故難雖未解漸_匕傾否為太天下大焚
東平西靜十已安其八九矣故為祗既平之象既平則既盈既
盈則既出矣夫天下之唯一人之咎也坎難就平天下之民幸
安矣君何尤焉故无咎

中未大也

九五犹在險中如坎不盈則雖有中德而尚厄時艰未能光大
于天下也有中德而未大豈德之病哉時為之也

三三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麗之正方有助于我處之順始无忤于人不正則雖麗亦无益
非順則所麗亦不終故正在人而順在我順以麗正然後麗道
為无失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

下

什離為麗而奉天地人以發離之義也日月麗天而成象百谷草木麗地而形成君臣麗乎正位而成治皆有所麗離之義无所不該矣

天下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正位則君建其極臣弼其猷皆以明而致治而天下圖於文明之化矣重明泛論君臣不指二五化成遂在明上來但承傳以麗為主則正位亦須兼重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以柔而麗乎中正是有微柔懿恭之善而能義之以中行之以正得柔嘉之則者也惟正高貞故占者以正則亨惟柔為

順故占者以順則吉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只是是一個明言兩作者明之循環不已也大明在上无所不照君德不明其何以照臨天下故大人立極于四方必聖李緝熙以日新其德使吾德之發越有以於上下而光四表直與日月合其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錯者急遽而妄進咎之道也敬則慎重而不苟錯之反也初以剛明之才而居卦下世寧有剛明而安于下者故曰履錯尤之不終无矣戒以敬之非欲其不進不遽進耳

六二黃離元吉

二主臣道者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臣節之純者也故以道事君

則正直與忠厚相須以道治民則義正與仁育並用柔嘉結則而無太過不及之失犹色之麗乎中者夫中道而行无所礙而不當上助繼明之治下普文明之休吉斯至矣

得中道也
得中就是黃離不作推本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嗍凶

前明將盡乃盛極當衰之時如日中而昃晝而將夜也大凡盛衰循環自有定數如人力所當自尽者君子固當責成于己其時事之莫可柰何者亦只得付命于天然後有以自處若不能安常自樂而徒如杞人之憂天畢竟无益于事而患終不免矣是故當時事者但須致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免不鼓缶二句非欲其坐以待斃但謂徒憂无益昔韓信已奪齊

王而封淮陰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安常守分而憂亡不樂卒以取禍正類此父之義若留侯則死以惠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前明指三後明即指四凡繼他人有事者必須和緩詳密乃克有濟四當更事之初而以剛迫之紛更煩擾不以其漸則激而生變而厲階之作突必逮夫身矣此父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或以後明指五四之突如若莽操溫懿欺孤弱寡者之流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五雖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則是宅心雖善而處事未臧况又迫于上下二陽权臣在側僭迫交加在我既有所不足在人又有所不遜危之道也故占此必當危懼臨之仰思天會之難係俯念民心之周懷兢上業上不敢一念少肆一事少忽如出

涕而憂戚者然則憂深慮遠而危者使平坐見文明化成而天位永寧矣吉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上疑天命之休下係民歸之象重明繼照曆數永膺五之吉大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加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以剛居上剛之極也處離之終明之極也剛明及遠威武振而明睿彰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伐暴救民而有誅戮首惡之美功以其剛之極而威自振也又能罔治脇從而有獲匪其醜之大德以其明之極而刑不濫也首惡之誅而天下服其威醜類之宥而天下服其明恩威並用功懲兼得既不失之姑息亦不失之寡恩何其各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者正也上伐下也童夷寇賊貽害天下故不得已而正之明非輕用兵也王者无外雖正他人其实亦其邦也